

绰号中的品格信息

□戴永夏

绰号又称外号,是一个人的正式名字之外的其他称号,它一般由别人所起,或状其形,或肖其貌,或赞其特技专长,或喻其生活习惯……而透过它揭示出的某些信息,也可看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和品格特点来。这在一些名人身上,表现得尤为明显。

被称为“中国原子弹之父”的钱三强本名叫钱秉穹。这是他的父亲、一代国学大师钱玄同先生给起的,意思是掌握苍穹,控制宇宙,其厚望可谓大矣。他还有一个跟他的名字一样的绰号:“三强”,也颇值得玩味。

民国年间,钱秉穹的外祖父徐树兰曾在段祺瑞政府当过税务官。后因不满官场的腐败毅然辞职,离京返乡。行前,他带着秉穹的舅舅徐燕到秉穹在北京的家中辞行。临别时,徐燕送给秉穹一张自己画的《鹰图》,并写了一行赠言:“鹰者,有三强:一曰,目光敏锐;二曰,翅膀矫健;三曰,爪子锋利。徐燕祝愿秉穹像雄鹰那样‘三强’超群,志存高远。秉穹非常喜欢这幅画,一直将它挂在自己房间里。一天,同学周某来他家做客,见了这幅画后触景生情,联想到秉穹的身体就像雄鹰一样强健;且学习努力,成绩优秀;待人诚恳,品格高尚,便送给他一个绰号:‘三强’。”

这个绰号很快在秉穹就读的孔德学校传播开来。钱玄同知道后,说:“我看‘三强’这个名字不错,可以解释为立志争取德育、智育、体育都进步。”从此,钱秉穹不仅欣然接受了这个绰号,还将自己的名字也改为“钱三强”。

我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张爱玲也有一个有趣的绰号:“我忘啦”。这是上世纪30年代她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读书时,同学送给她的。

当时,尽管张爱玲只有十几岁,但在文学创作上已经锋芒初露,在全校享有文名。然而在日常生活中,她却不拘小节,拖拖拉拉,上课忘带课本,课后没做作业的事时有发生,而她对此的解释总是“我忘啦”。据她的老师汪宏声先生回忆:“……说起懒惰,她是出名欠交课卷的学生。教师问她,总是一个‘我忘啦’,说的时候把两个手掌摊着,一副可怜相,使人对她生出没有办法之感。她在教室里总是坐在末一排,不听讲,手里的铅笔则不停地纸上画着,仿佛是很用心地记笔记的

样子,可是却在画教师的速写样。教师也不常和她计较,因为她考试的时候是稳拿A或甲的。”“她不知修饰,她的卧室是最凌乱的一间。圣校的学生卧室里都有一个放鞋子的柜,不穿的鞋子禁止放在床底下,必须放在柜里。舍监先生检查卧室时发现有不放在鞋柜里的鞋子,便放在卧室门前的走廊里示众。学生见了往往引以为耻。爱玲的旧皮鞋(没有高跟的)是常常被展览的,可是她毫不在乎,至多说一声:‘啊哟!我忘了放在柜里啦(引自汪垠:《父亲与张爱玲的师生情谊》)!’”这样,“我忘啦”几乎成了张爱玲的口头禅。若有人向圣校的学生打听张爱玲的学校生活,他得到的回答一定是:“喔!爱玲,‘我忘啦!’”久而久之,“我忘啦”便成了张爱玲的绰号。

当然,也有的绰号含有贬义,常喻示着某人品质上的瑕疵。如徐志摩的妻子陆小曼是当年上海滩有名的才女、诗人、书画家,她有一个离奇的绰号,叫“陆放翁”。这倒不是因她跟八九百年前的陆老夫子有血缘关系,也不是她的诗风颇似乃祖,而是源自一段风流韵事。

据说,陆小曼曾患有严重的胃病,常请一位叫翁瑞午的世家子弟给她推拿治疗。徐志摩只求医好妻子的病,别的并未多想,因此也常跟这人交往。于是翁便成了徐家的常客,经常为小曼推拿筋骨,且劝小曼吸食鸦片,两人关系日渐密切。小曼偶逢拮据,翁即慷慨解囊,这更博得小曼的欢心。后来徐志摩乘飞机北上,在济南开山失事坠亡,小曼便与翁瑞午同居。

翁与小曼共同生活后,陆续将家藏的古玩字画卖掉,但这并不能满足他们的高额消费。为了生计,小曼又将徐志摩的《爱眉小札》和《志摩日记》的版权卖给出版公司,仍然入不敷出,他们的生活日渐贫困。1949年后,两人的生计更没了着落,全靠翁瑞午在香港的亲友接济。就在这时,翁又结识一位年轻女学生,致使对方怀孕,翁因此被判入狱。在此情况下,陆小曼不愿再做翁瑞午的家属,便毅然提出分手,将在狱中的翁瑞午放弃。对陆的这一做法,当时一些上海人颇多微词,便送给她一个颇带讽刺意味的绰号:“陆放翁”,以此表示对陆小曼抛弃翁瑞午的不满。

南京踏访 太平天国古战场

□秦维宪

盛夏,金陵古都依傍着川流不息的万里大江,在静静地“燃烧”。

在金田起义爆发160周年之际,我循着扬子江澎湃的涛声,去追寻14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场震惊中外的恶战。

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场农民起义,它既沉重地撼动了大厦将倾的清王朝,也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思索。

1853年3月19日拂晓,太平天国的雄兵铁骑一举攻克江宁(今南京),遂改名天京,建都于斯。自此,太平军从金田村挥戈东进,仅两年多时间,便夺下了清王朝的半壁江山。

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是十分英明的。金陵乃六朝胜迹,繁华的古都。三国时,诸葛亮对孙权在此设都赞曰“钟山龙蟠”。倘若乘飞机在天上鸟瞰,钟山如苍龙欲飞,石头城似猛虎长啸,数千年来水陆通衢,物阜民丰,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。可惜,太平天国刚建立根基,诸王便苟且偷安,沉湎于歌舞升平之中,仅派一支两万人的孤军北伐京都,遭致全军覆灭。

在“烟笼寒水月笼纱”的秦淮河里,随着《玉树后庭花》的缠绵丝竹声,太平天国走到了末日。

我徐徐登上了芳草萋萋的雨花台顶端,纵目东眺,无边的松涛前,矗立着壮阔、伟岸的聚宝门(今中华门),这儿就是悲壮的天京保卫战的第一个战场。1862年3月,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率5万湘军,与湘军大将曾贞余部会师于雨花台,建立了监视金陵的大本营——江南大营,与原来的江北大本营构成对金陵的犄角之势。湘军此举在战略上占了优势,因为聚宝门是金陵13道城门中最大最坚固的一道。它不仅有大条石门、千斤闸,而且有瓮城及藏兵洞37个,战马可飞奔上城楼,外加秦淮河作屏障,可谓固若金汤。然而,雨花台山岗恰恰是聚

宝门的制高点。当年明太祖朱元璋筑完城,率文武百官登临雨花台,一览金陵城墙雄姿,在一片赞赏、万岁声中,唯四子燕王(明成祖朱棣)道:“聚宝门虽高,却在雨花台之下,于战时不利。”气得朱元璋差点杀掉燕王。

在今天的烈士群雕及陵园,曾驻扎着几百座湘军大营,曾国荃一次次命令部队强攻聚宝门,猛烈的炮火轰得城墙青烟缕缕,至今弹痕犹在。危急之际,天王洪秀全连下三道诏,命忠王李秀成带十三王从苏州救援天京。李秀成挥师5次攻打雨花台要塞,均被湘军击退。相持两年后,1864年7月19日,聚宝门终于被湘军攻克。

我久久地在聚宝门城楼上盘桓,望着前方的雨花台,在烟雨迷蒙中卓然屹立,然此时无声胜有声。洪秀全在战略上的失策,与他重用同族,排斥英才,拒绝李秀成“让城别走”的良策相关。自古以来,任人唯亲总给君主带来无限的悔恨。

顺着山南一路下去,在一处山坳发现了地保城遗址,经过岁月的风吹雨打,山岩上炸裂的缝隙尚依稀可辨,山壁还有一些木栅的断垣。地保城保卫战比天保城打得更加激烈,此时又逢洪秀全自尽,城内人心惶惶,疲惫的太平军以一当十,与湘军肉搏,最后全部战死。

考察明故宫遗址时,正当黄昏。残阳斜照着午门、端门、五龙桥,奉天殿的残垣断壁,射出一束束红光。我伏在城脚下,仔细地看一块块600多年前的方砖,湿漉漉的墙水点点滴滴,好像古人辛勤的泪水。中华民族为构建瑰丽的民族大厦,曾付出多少血与泪的代价。可是,大厦的倾覆,往往就在一句狂妄的口号,抑或一把战火的瞬间。苍凉的城头投下一层阴影,一群青年恋人正穿过空洞的城门,他们会知道发生在这儿的故事吗?

从太平门攻入城内的中路湘军,与从聚宝门攻入的雨花台湘

军,两路合击王府。王府是太平军最后的堡垒,几万太平军以血肉之躯紧紧地护卫着这座象征“皇上帝”神权的豪华宫殿。守军一批批战死,而城内其他地方的湘军则相继压来。曾国荃策马赶来督战,又残忍地下了焚官令。于是,一把火将王府烧了七天七夜,成千上万名太平军成了“拜上帝教”的殉葬品。

王府原来的宫殿金碧辉煌,分外城和内城两重。太平天国入主天京,洪秀全最关心的是造天王府。1853年首建被焚,遂于次年再大兴土木,前后达9年。洪秀全亲自巡视,在原两江总督署的基础上,拆毁西华门一面城,拆了无数六朝以来的宫室、陵墓、坊表、柱础、祠庙,以及大批唐宋元明清的民居,建成了东接黄家塘,西到碑亭巷,北到浮桥,太平桥一线,南到科巷,大行宫长街的庞大宫殿群。再加上附属建筑,其范围更广,气势可与北京的故宫媲美。

天王率先劳民伤财,被封诸王竞相效尤,一时金陵城里剧增楼堂馆所,太平天国从天王洪秀全、东王杨秀清、北王韦昌辉、翼王石达开以下,各王及至各级官吏,均依封建等级享受“天朝”的待遇,以洪秀全开先河,在城内大选妃嫔,把个金陵古城搅得一片纸醉金迷,秦淮河中飘散着青楼的莺歌……如此追求享乐,不思内忧外患,终于导致起义军领袖的权力再分配。1856年以惨绝人寰的“天京事变”为转折,走到了“十年壮丽天王府,化作荒田野鸽飞”的失败之路。

从西花园内当年洪秀全与妃嫔把酒赏月的“不系舟”(石舫)走过,慢慢地踱到西花园的龙墙前。仰首望去,这龙墙是绿色的。封建帝王以龙为尊,但一般塑金龙或黄龙,而太平天国则别出心裁,也许洪秀全全是把天上的伊甸园和地下的真龙天子结合在一块了。如此看来,他领导的“革命”即使成功,华夏不过成了姓洪的天下了。

随笔

编辑:孔昕 邮箱:kongxin305@163.com